

作者先以順敘筆法敘寫其生活道路，從少時、稍壯及晚年的經歷可見出方山子的豪俠氣概。接着文章引入作者，交代自己貶官黃州偶遇方山子，刻畫了自己的驚怪之態和方山子瞿然神情，既疑方山子何以居岐亭，也暗寓自己本不應謫之意。因自己“聳然異之”轉入追敘方山子少時使酒、好劍、輕財的壯舉，補寫出其向非隱人本色，其終生之志為“馳騁當世”，究其歸隱原因只有“終不遇”。而方山子能有得而為、安貧樂道，實有異人之處。

文章妙在雖寫方山子，也是東坡悲慨自己身世，“正欲馳騁當世，竟謫黃州”的不為所用之苦。林紓評說：“宋時小人好撫人短，東坡不敢發真牢騷，故藉方山子以抒其意。”可見此文確實是傷友悲己、感慨良深之作。

從藝術手法看，文章於敘事中採用順敘、追敘手法，使人物形象豐滿完整，活畫出豪俠放浪失意之態。而且於敘述中又難以議論，打破了一般傳記前半述生平，後半論讚的格局，於字裏行間見出作者的同情與悲慨。本文語言生動形象、簡潔暢達，使方山子豪縱任俠、安貧樂道之態躍然紙上。

## 前赤壁賦

壬戌之秋，七月既望，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。清風徐來，水波不興。舉酒屬客，誦明月之詩，歌窈窕之章<sup>1</sup>。少焉，月出於東山之上，徘徊於斗牛之間<sup>2</sup>。白露橫江，水光接天。縱一葦<sup>3</sup>之所如，凌萬頃之茫然，浩浩乎如馮虛御風<sup>4</sup>而不知其所止，飄飄乎如遺世獨立，羽化而登仙。

於是飲酒樂甚，扣舷而歌之。歌曰：“桂棹兮蘭槳，擊空明兮溯流光<sup>5</sup>。渺渺兮予懷，望美人兮天一方<sup>6</sup>。”客有吹洞簫者<sup>7</sup>，倚歌而和之。其聲嗚嗚然，如怨如慕，如泣如訴。餘音裊裊，不絕如縷，舞幽壑之潛蛟，泣孤舟之嫠婦<sup>8</sup>。

蘇子愀然，正襟危坐而問客曰：“何為其然也？”

客曰：“‘月明星稀，烏鵲南飛’<sup>9</sup>，此非曹孟德之詩乎？西望夏口<sup>10</sup>，東望武昌<sup>11</sup>，山川相繆，鬱乎蒼蒼，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<sup>12</sup>？方其破荊州<sup>13</sup>，下江陵<sup>14</sup>，順流而東也，舳艫<sup>15</sup>千里，旌旗蔽空，醞酒臨江，橫槊賦詩<sup>16</sup>，固一世之雄也，而今安在哉！況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，侶魚蝦而友麋鹿，駕一葉之扁舟，舉匏樽以

相屬，寄蜉蝣於天地，渺滄海之一粟。哀吾生之須臾，羨長江之無窮。挾飛仙以遨遊，抱明月而長終。知不可乎驟得，託遺響於悲風<sup>17</sup>。”

蘇子曰：“客亦知夫水與月乎？逝者如斯，而未嘗往也<sup>18</sup>；盈虛者如彼，而卒莫消長也<sup>19</sup>。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，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；自其不變者而觀之，則物與我皆無盡也<sup>20</sup>，而又何羨乎？且夫天地之間，物各有主，苟非吾之所有，雖一毫而莫取。惟江上之清風，與山間之明月，耳得之而為聲，目遇之而成色，取之無禁，用之不竭，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，而吾與子之所共適<sup>21</sup>。”

客喜而笑，洗盞更酌。餽核既盡，杯盤狼藉。相與枕藉乎舟中，不知東方之既白。

## 註釋

1 明月之詩：指《詩經·陳風·月出》一篇。窈窕之章，即指該詩第一章：“月出皎兮，佼人僚兮。舒窈糾兮，勞心悄兮。”“窈糾”與“窈窕”音義相近，故稱之為窈窕之章。

2 斗牛之間：斗，牛，指天上的斗宿與牛宿。古代以星辰配地上的方位，斗牛之間下合吳越分野；吳越分野在黃州之東，故實指東方的天際。

3 一葦：比喻小船。語出《詩經·衛風·河廣》：“誰謂河廣，一葦杭之。”

4 馮虛御風：馮同“憑”，意謂凌空駕風而行。

5 “擊空明”句：意謂船槳拍着清澈江波，在月光照耀下的水面逆流上行。空明，流光是互文，狀水也狀月；溯，逆流而上。

6 “渺渺兮”二句：化用《楚辭·九歌·湘夫人》“目眇眇兮愁予”及《九章·思美人》題意，抒發貶謫黃州思君而不見的情懷。美人，古人常用以象徵君王或良友。

7 洞簫：即簫。簫管上下相通，下端沒底，故稱洞簫。

8 “舞幽壑”二句：形容洞簫聲音悲慘淒切，使潛伏於深壑中的蛟龍起舞，孤舟中的寡婦啜泣。嫠(lí)婦：寡婦。

9 “月明”二句：曹操《短歌行》中的詩句。

10 夏口：今湖北武漢市漢口。

11 武昌：今湖北鄂城。

12 “此非”句：指漢末建安十三年(208)曹操被周瑜擊敗於赤壁。

13 荊州：漢代荊州包括湖北、湖南及河南南部部分土地。

14 江陵：今屬湖北，數度為荊州首府。

15 舳艫(zhú lú)：指長方形的大船。

16 橫槊賦詩：形容氣概雄邁。語出唐元稹所作《杜甫墓誌銘》：“曹氏父子鞍馬間為文，往往橫槊賦詩。”槊，長矛一類的武器。

17 “挾飛仙”四句：意思是登仙、與明月永在是辦不到的，所以只能將悲思通過簫聲訴之於秋風。

18 “逝者如斯”二句：《論語·子罕》：“子在川上曰：‘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晝夜。’”意為川水不分晝夜地這樣流逝而去。

19 “盈虛者”二句：上文用“如斯”，是以舟邊的長江為比，是近處，故用“斯”；此句用月為比，在遠處，故用“彼”。盈虛，指月的圓缺。意思是月亮忽圓忽缺，但始終沒有消亡或增大。

20 “蓋將”四句：意思是如果從變動這個角度看，天地萬物每一瞬間都在變；從不變這個角度看，宇宙與人類都是長存的。

21 共適：今存蘇軾手寫《赤壁賦》，“共適”作“共食”，食是享用的意思。兩字均通。

## 【鑒賞】

蘇軾因“烏台詩案”被貶為黃州團練副使。元豐五年七月他與友人遊覽了赤鼻磯，並寫下這篇著名的賦。當時蘇軾因文字下獄被貶，內心鬱積了不為時用的悲慨。所以這篇賦是排遣內心苦悶，聊以自慰的作品。

作者通過夜遊赤壁，抒發了對江山風月歷史人物的無限感慨，又以主客問答的形式，延及對宇宙人生哲理的探討，表現出縱情山水，寄意風月的老莊思想，流露出濃郁的苦悶不平情緒，同時也不乏樂觀曠放、不以得失為懷的灑脫態度。

文章以泛舟夜遊赤壁為線索，緊密圍繞作者思想感情的起伏變化而逐次展開，首段描繪了清風、明月、白露、水光所交織的江上美景，在這詩情畫意的境界中與友人縱舟飲酒賦詩，於是產生了飛升仙境的超然之感。此時友人簫聲的悽切哀鳴引起了人生無常的感受，氣氛陡然由壯懷逸興轉而為觸景生情的感念歎息，情緒由喜及悲，大有惆悵失意之慨。針對客人即景懷古抒發天地永恒而人生短暫的感歎，主人以變與不變，物我無盡的曠達言辭消釋哀愁，氣氛由悲轉喜，以大家重振精神盡情歡樂結束全文。

文中主客問答的長篇對話是蘇軾內心世界的獨白，以客代主，借客抒慨，極為巧妙，代表了作者思想的兩個方面。這表現在全篇思想感情從樂到悲，又由悲轉喜的過程中，反映了作者思想矛盾衝突，即以樂觀取代悲觀，以積極戰勝消極。本文一方面適當運用賦體傳統表現手法，如設為主客問答、抑客伸主，以及楚辭體句式，同時又擺脫了大賦板滯的形式和齊梁駢儷的文風，大量使用散句，使文章內容和形式達到了完美融合。

作者將敘事、寫景、議論、抒情有機地結合起來，描寫景物生動形象，由景生情，從景生發議論，大段的說理由於融於水、月、風等大自然具體形象之中，並不顯枯燥乏味，構成了統一完美的藝術境界和藝術形象，曲折地傳達出作者複雜的思想感情。賦中令人神往的境界使全篇洋溢着濃厚的浪漫色彩。

## 後赤壁賦

是歲十月之望<sup>1</sup>，步自雪堂<sup>2</sup>，將歸於臨臯<sup>3</sup>。  
二客從予過黃泥之阪<sup>4</sup>。霜露既降，木葉盡脫，人影在地，仰見明月，顧而樂之，行歌相答<sup>5</sup>。已而歎曰：“有客無酒，有酒無餽，月白風清，如此良夜何？”客曰：“今者薄暮，



舉網得魚，巨口細鱗，狀似松江之鱸<sup>6</sup>。顧安所得酒乎<sup>7</sup>？”歸而謀諸婦。婦曰：“我有斗酒，藏之久矣，以待子不時之需。”

於是攜酒與魚，復遊於赤壁之下。江流有聲，斷岸千尺<sup>8</sup>，山高月小，水落石出。曾日月之幾何，而江山不可復識矣！

予乃攝衣而上<sup>9</sup>，履巉岩<sup>10</sup>，披蒙茸<sup>11</sup>，踞虎豹<sup>12</sup>，登虬龍<sup>13</sup>，攀棲鵲之危巢<sup>14</sup>，俯馮夷之幽宮<sup>15</sup>。蓋二客不能從焉。划然長嘯<sup>16</sup>，草木震動，山鳴谷應，風起水湧。予亦悄然而悲，肅然而恐，凜乎其不可留也<sup>17</sup>。返而登舟，放乎中流，聽其所止而休焉。時夜將半，四顧寂寥。適有孤鶴<sup>18</sup>，橫江東來，翅如車輪，玄裳縞衣<sup>19</sup>，戛然長鳴<sup>20</sup>，掠予舟而西也。

須臾客去，予亦就睡。夢一道士，羽衣蹁跹<sup>21</sup>，過臨臯之下，揖予而言曰：“赤壁之遊樂乎？”問其姓名，俯而不答。嗚呼噫嘻，我知之矣！“疇昔之夜<sup>22</sup>，飛鳴而過我者，非子也耶？”道士顧笑，予亦驚寤。開戶視之，不見其處。

## 註 釋

- 1 是歲：指宋神宗元豐五年（1082）。
- 2 雪堂：蘇軾被貶黃州後，在東坡築室，四壁畫雪景，名曰雪堂。
- 3 臨臯：即臨臯亭，在黃岡縣南長江邊。
- 4 黃泥阪：在黃岡縣東，東坡附近的山坡。
- 5 行歌相答：邊走邊吟詩相唱和。
- 6 松江之鱸：松江縣（今屬上海市）以產四鰓鱸著名。
- 7 安所：甚麼地方。
- 8 斷岸千尺：江岸峭壁陡立，高達千尺。
- 9 攝衣：撩起衣服。
- 10 履巉（chán）岩：走上高而險的山崖。
- 11 披蒙茸：分開叢生的野草。
- 12 踞虎豹：踞坐在狀如虎豹的大石上。
- 13 虬（qiú）龍：形容彎曲、年久的樹木。
- 14 攀棲鵲之危巢：攀上鵲鳥巢居的崖壁。鵲，一稱隼，猛禽的一種。危，高。
- 15 馮（píng）夷：傳說中的水神，即河伯。幽宮：深宮遠地，此指水府。
- 16 划然：象聲詞。長嘯：撮口發出清越而悠長的聲音。
- 17 凜乎：恐懼的樣子。
- 18 適：正好，剛好。
- 19 玄裳縞衣：黑裙白衣。丹頂鶴（俗稱仙鶴）身上純白，羽尾黑色。
- 20 戛然：象聲詞。
- 21 羽衣：《漢書·郊祀志上》：“天子又刻玉印曰‘天道將軍’。使使衣羽衣，夜立白茅上；五利將軍亦衣羽衣，立白茅上受印，以視（示）不臣也。”顏師古註：“羽衣，以鳥羽為衣，取其神仙飛翔之意也。”按，五利將軍樂大為漢時方士，故後世稱道士為羽士，道服為羽衣。
- 22 疇昔之夜：昨夜。

## 【鑒賞】

宋神宗元豐五年十月十五，蘇軾再次遊歷赤鼻磯，並作此文以記之。與《前赤壁賦》的月下泛舟不同，這次遊歷是作者於明月之夜與友人散步，偶然遊興大發而再度泛舟，並且棄舟登山，“極夫遊之樂”。

開篇以散句形式交代遊歷起因，以“降”、“盡脫”再現出初冬微寒，萬物凋零之景，而這樣的景象配合以“月白風清”並無蕭瑟之感，反而使作者頓生遊樂之意，倍感清新曠遠，從中體現出樂觀曠放의思想和積極進取陶然自適的生活情趣。

全段沒有華麗的辭藻，不講究對仗的精工，只以自然明暢的白描手法、簡約淡雅的語言便可見江景之美、遊歷之樂。如“江流有聲，斷岸千尺。山高月小，水落石出”可謂尺幅千里，水聲、山勢畢顯無餘，而一“月小”勾勒出曠遠意境，給讀者以無窮的想像餘地。而攝、履、披、踞、登、攀、俯等動詞的選煉，傳神入畫地描繪出作者在危崖峭壁中穿行而上、不懈進取的形象。

該文構思精巧，既以遊覽時空順序為明線，條分屢晰，層次清楚，又以作者情感發展變化為暗線，二者相輔相成，使文章既再現了江景之美，又可見作者由之引起的感觸，由初始的“顧而樂之，行歌相答”到“長嘯”，情緒由愉悅轉而為沉重、肅然，最後在夜半沉寂中因夢遇道士化鶴，感情轉為超然灑脫，自然收束全文。

文中處處體現出蘇軾浪漫主義的風格，如寫“划然長嘯”竟會使“草木震動，山鳴谷應，風起水湧”，而道士能化為戛然長鳴的孤鶴，於神奇幻化中體現出作者無往而不適、孤高傲世、曠放自得的哲理思索，從文意看正與《前赤壁賦》“羽化而登仙”的境界相印證，兩賦自然融合，互為發揮，誠如金聖歎評：“前賦是特地發明胸前一段真實瞭悟，後賦是承上文從現身現境一一指示此一段真實瞭悟。兩賦自以其思想以及藝術表現的高妙而一洗萬古，無懈可擊。”

## 潮州韓文公廟碑

匹夫而為百世師，一言而為天下法，是皆有以參天地之

化<sup>1</sup>，關盛衰之運。其生也有自來，其逝也有所為。故申、呂自嶽降<sup>2</sup>，傳說為列星<sup>3</sup>，古今所傳，不可誣也。孟子曰：“我善養吾浩然之氣<sup>4</sup>。”是氣也，寓於尋常之中，而塞乎天地之間。卒然遇之，則王公失其貴，晉、楚失其富，良、平失其智，賁、育失其勇，儀、秦失其辯。是孰使之然哉？其必有不依形而立，不恃力而行，不待生而存，不隨死而亡者矣！故在天為星辰，在地為河嶽，幽則為鬼神，而明則復為人。此理之常，無足怪者。

## 中國古文鑒賞

---

編 著：李永田

責任編輯：譚 玉

封面設計：張 毅

出 版：商務印書館（香港）有限公司

香港筲箕灣耀興道3號東匯廣場8樓

<http://www.commercialpress.com.hk>

發 行：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

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36號中華商務印刷大廈3字樓

印 刷：陽光印刷製本廠有限公司

香港柴灣安業街3號新藝工業大廈3字樓G及H座

版 次：2010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© 2010 商務印書館（香港）有限公司

ISBN 978 962 07 4459 4

Printed in Hong Kong

版權所有，不准以任何方式，在世界任何地區，以中文或其他文字翻印、仿製或轉載本書圖版和文字之一部分或全部。